



深度

香港作家家书

潘国灵：运动语言之蜘蛛网结

既是时代革命，革命语言也不可缺。层出不穷的运动语言细胞分裂般滋生，蔓延全城，输出海外。

特约作者 潘国灵 发自香港 | 2019-11-29



2019年10月1日国庆日，示威者在沙田的商场下涂鸦。摄：陈焯辉/端传媒

五个月来随运动衍生的语言已结成一个错综复杂的蜘蛛网。我尝试解开不知是否不自量力，但除了能力问题我也自问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即使能理出一点头绪这有意思吗？于此时此刻分析是否太过抽离？但我相信，即使带有距离，语言分析还是需要的，尤其我是一个文字的人。身体临在为先，文字记下来也是一种见证，我如此相信。以下所述主要见于连月来的街头现场，累积下来，试作检视。

又回到最早时3月31日第一场反修例游行，作为“前奏曲”或一个对照。当日记下来的标语有：“引渡返大陆，香港变黑狱”（香港众志）、“没有抗争，哪有改变”（社民连）、“内地司法不公不义，置异见人士于险境”（民主党）、“反对将港人移交大陆”（学术自由学者联盟），比较特别的要算：“香港正弥留 向台湾问候”、“相信中共 你将失踪”。如果这是起点。有谁料到，几个月后，层出不穷的运动语言如细胞分裂般快速滋生，扩散蔓延覆盖全城，以至输出海外。

最早的关键字：钟

以下不会就所有语言都标明一个清晰时间或时序，只望大致发展出一个脉络和轮廓。6月进入风暴期，旋即出现的语言都可说衍生于警民冲突的“互动”之中。由带粗口或性含义的“记你老母”、“唔好搞我后面”、“自由閪”（閪为粤语女性生殖器。）到向宗教挑机的“叫耶稣落嚟（下来）”，都少不了警察的“贡献”；好些不仅瞬间流行，甚至印制成Tee有示威人士穿在身上。富生活感的广东话（有谁再要说“保育广东话”的话，我会说：它是活的，不用保育）发挥其幽默抵死（要命）本色，有时在示威场合中流转，为紧张气氛带来一点缓解作用。

生活语言之精妙，有些无法翻译，只有生活在这地方、操地道语言的人才能领会。一字记之曰，或者由最早的关键字便埋下玄机：“钟”。五年前，政府不想见到的“占中”变了“占钟”（占领金钟）；五年后，政府一意孤行的“送中”众人畏之为“送钟”（民间讳忌，源自“送终”之谐音）。民间玩“食”字，也不一定玩音，中文象形文字也可玩，如“林郑”不久已变“林奠”，于游行场合活现成祭坛。

耶稣不知有没有落嚟，但基督教在这场运动中现身了，甚至可说，一定程度上为它（近年）亲建制的一面“洗底”了（有人在面书说：以后不要再叫基督徒做“耶撚”（撚为粤语男性

生殖器）了）。语言有些以标语，有些以口号（后来有些以连依墙、以至满街满巷的涂鸦等）扩散，有些则以歌声。"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六月第一场游行已现身，在政总“煲盖”一带反复地唱，和平的，也有力量的，但不断重复或者也会叫人疯狂。语言由一句话跨越边界至其他媒体（以上说到Tee也可算是），“叫耶稣落嚟”未几甚至影响了一出其实不太有关的日本片的香港命名——“耶稣真系落咗嚟”，发行片商给大家幽了一默。是的，一度我们以为，反送中得以阻止，或有上帝眷顾，我城不是所多玛和蛾摩拉，命不该绝。



2019年8月31日，示威者在一时装店的橱窗上写上口号。摄：陈焯輝/端传媒

英文口号更“普世”与文明？

以上，一切仍可说，未算“formal”的。“正式”者，成运动口号/纲领乃至信念的，当数不久出现的“五大诉求，缺一不可”（连著身体语言成了举起伸开的手指），再至7月底左右出现、满布全城的“光复香港 时代革命”。中文之外，抗争要传达至外国，或基于香港“国际城市”特色，某些（当然只有某些）很快伴有英语，以上二者，分别有“Five Demands, Not One Less”，和“Liberate Hong Kong, the Revolution of Our Times”；后者，源自近年“本土派”地区性的“光复”，译成“Liberate”更具普遍性，也流失了一点东西。说到英文，当然还有不知是否源自李小龙哲学的“Be Water”，“Free Hong Kong”，“Fight for Freedom, Stand with Hong Kong”等，比起以上戏谑俚俗的一脉，又好像更普世和“文明”似的。

甚么是武力？甚么是暴力？政权合法行使的叫“武力”，“暴徒”非法行使的叫“暴力”。如此二分，踏入6月底越发变得模糊，以至失效。随著警暴升级，批评警方以至“仇警”的语言大量出现。“警黑勾结”、“疯警来袭”见诸文字，“黑警死全家”在现场不乏人喊，口号一叫一和的有“好仔唔当差，当差正仆街”（好男生不做警察，做警察会遭天谴）——“好仔唔当差”昔日流行于警察俨如“有牌烂仔”的旧殖民时代，后来自警队改革和媒体想像建构已经没人说几十年，今回“一铺清袋”（一次全输光），语言藉时代“回魂”了。旧的回来，警察在坊间也有不少“新”称呼：“POPO”（“FK POPO”）、速龙、“警犬”以至“毅进狗”，在侮辱性语言中人类一向善用动物，可专开一门“动物符号学”。在此，我们又见文字抵死的本色，如“食”字又来了：“速龙”变“畜龙”、“黑警”变“克警”（反讽性）、“黑惊”（有些蓝丝人士还以为黄丝人士没文化写错字，贻笑大方了）。造字的例子也堪记，如将“乡黑”写在一起（碍于篇幅，只举一例）。除了文字、口号，歌曲也来了，譬如改编自儿歌、在现场有人对著警察唱的《有班警察毅进仔》（歌好坏在此不谈，但叫毅进同学情何以堪呢）。至此，“反送中”的主旋律之一已变成了“反警暴”/“仇警”。

置身城中，即使你不参与游行集会，除非你只将自己困在家中或对周遭自动过滤，否则在街道、商场以至校园内，你都会置身于一张铺天盖地的语言的网。其中的语态、语义都是复合以至分裂。



旺角示威期间，示威者为一名示威者庆祝生日，并送上生日蛋糕。摄：陈焯輝/端传媒

敌我分明，同仇敌忾。运动自开始当然已不乏团结提升士气的语言。简单如“香港人加油”（是次运动一定程度也打开了我们对“香港人”的想像，得另文处理）、“兄弟爬山，各自努力”、“手足”、“义士”之称，对不少人也极具感召力。也有温馨的，如“今生只嫁前线巴，今世只娶后勤丝”、“愿意今生约定煲底再拥抱”。至暴力升级，又要捉鬼，“割席”二字遂大行其道。有人坚持，“不割席，不笃灰”，无论如何，“核爆也不割席”。私刑出现，“私了”渐多。“以暴易暴”逐渐取代“Be Water”哲学，“揽炒派”高呼“我要揽炒”，有人则说，林郑才是“揽炒之母”。

原始社会与公民社会两面

相对来说，政权/建制一方对于运动语言当然也非无“贡献”，只是弱多了。林郑最初说的“初心”、“同理心”、“取回公道”，至7月9日宣布的成语“寿终正寝”，都广为人知。她后来用英文说的“have no stake in the society”，其实颇有思考的余地（是的，我们之中，以至国际社会，谁人于这城有stake呢？）如果这些都太斯文了，警察向市民“还拖”（还击）则显出粗野本色，你们骂我“狗”（毅进狗、食屎狗），我骂你们为“甲由”。“寿终正寝”后，后来大家熟悉的另一个四字词，来自北京权力最高层向特区政府的指示：“止暴制乱”——如机器人般反复重播，做的却好像是“止暴‘制’乱”。

至于抗争/示威一方，发展下去，仇恨（hate）与正义（justice）语言并行，多少反映当中“原始社会”与“公民社会”的两面。以上说到地道语言中，由市井俚俗（有些近于粗俗）至幽默戏谑，富文青感的也不是没有。如出于一个中学女生的“我势弱言轻，决不虚作无声”，如“改变命运，Now or Never”、“宁化飞灰，不作浮尘”、“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这些文绉绉的不适合作口号喊，不少就由各区连依墙以至随地随处的喷漆涂鸦盛载。文字涂鸦未必美丽，但一时间，沿街墙上、电箱上、电车站、地铁站、马路黄线上等，都有很多文字可读，低头或平视，城市空间变成一本书。仇恨情绪固然不乏，具文艺气息的也不缺。《V煞》（V for Vendetta）电影自不乏人引述，还中英并茂，“Idea is bulletproof”（“理念，是刀枪不入的”，或简单译成：“理念不死”）成为名句，另见“恐惧往往是政府的终极武器。”（“Fear became the ultimate tool of this government”）。“揽炒派”援引自《饥饿游戏》，四处可见的：“If we burn, you burn with us.” 偏锋一点，具文学性的（因黄碧云而得知），有“We must always take sides. Neutrality helps the oppressor, never

the victim."（来自纳粹集中营幸存者作家Elie Wiesel，以上引话应来自其诺贝尔得奖讲辞）。这方面，以上说到较近普世价值或“正义论述”的一面，英语看来被赋予相当位置，如在街头看到的："Too many cops, too little justice", "Long Live Liberty"。那英文是否不可暴戾呢？也不一定。如我见过的"SORRY CARRIE NO HAIR CUT JUST HEAD CUT"，幽默中也带威胁性。但大体来说，在运动中，外语的运用都是偏“文明”、普世一面的。其他语言尤其是法语的能见度也高，如我在遮打花园亭盖见过的"VIVRE LIBRE OU MOURIR / LIVE FREE OR DIE"，在中大校园见到的"La Liberté guidant le peuple"；忽然令我想重学法语。语言的国际性及其形象、力量，在这场运动中或也可分析。

文字分析，一可从语言特色来说，如以上说到的戏谑、粗俗、文艺感，一可从其语义来说，如以上说到关乎正义、仇恨、身份、革命等；另一维度则是其中的流变轨迹（当然三者并非全然切割）。以上述及的，有潮来潮退（如"Be Water"后来已不大多听、多见），有前仆后继，随著变化累积更多是共时并存的。粗话不可少，一个林郑就是一个符号，“林奠”之外又有“柒婆”之称（源自其选票777）。语言特色如“食”字的一直不缺，如“蓝丝”变“蓝尸”、“港铁”变“党铁”。动物符号学，“狗”在中国人中最管用，除了黑警被骂作“狗”外，在堂堂的中大校园中，可曾记得，中大校长段崇智也曾被骂作“段狗”（“释放段狗”。后来变了“段爸”。）？置身城中，即使你不参与游行集会，除非你只将自己困在家中或对周遭自动过滤，否则在街道、商场以至校园内，你都会置身于一张铺天盖地的语言的网。其中的语态、语义都是复合以至分裂，拐过一个街角，“FUCK COP全党死清光”、“我哋伤心 叹气喊”、“正义必胜”，愤怒、哀伤、凛然袭来，情绪多变，也可能因为文字过剩而渐趋自然/无感。



2019年9月1日，警方在警察总部一带驱散示威者。摄：陈焯輝/端传媒

运动语言的蜘蛛巢城

从语言之中，你知道事情发展至今，早已超出“反修例”、“反林郑”，“反警暴”、“反暴政”也不仅是特区层次，而更是一场“反中共政权”的运动。这点，没有比10月1日现场的语言场域更生动和鲜活，语言的火种在现场燃点，触手可炙。6月初的“记佢老母”有了新变种：“贺佢老母”。“十一好日，搅熨中国”、“双十好日，蔡英好胜”，做生日变成攞彩。官方眼中的国庆，示威者眼中的国殇：“10.1港殇 全民V煞”。例子太多，不可尽录。最关键的一字还在一个新词的出现：“CHINAZI”（可配合不同用法，如“贺佢老母CHINAZI”，“ANTI-CHINAZI”）。在此之前，有谁想到“CHINA”与“NAZI”一字可以并成一个混种字？既是时代革命，革命语言也不缺，如“承先贤之志，燃革命之火”。以上说到法文的运用，多少也是对法国大革命的遥想呼召（无论当中的历史意识如何）。

至此，这场运动，虽有说只是争取我们本该有的（自由、被允诺的民主），但也成一场自我爆发以卵击石的反暴政革命（但不是外国策划的颜色革命）。在持续几月中，人权、自由、公义、宗教、反抗、复仇、愤怒、暴戾，以至生与死、性与爱等，都有份在这座运动语言的蜘蛛巢城中吐丝织网。

意想不到是，11月2日维园集会中，当直升机一直在上空盘旋，我看著球场绿地上的黑色大字：“由近平”、“由大大”。你看，民间语言玩得多精彩呢？你骂我“甲由”，我将此字还你，“食”字食到最老顶。原来一切就在于一只“小小强”，怎一个“由”字了得？

语言不可小觑。当然你也可以说，以上叙述，纯属我一人的语言编织。



邀請好友加入端會員
成功訂閱同享優惠

如果你喜歡
就分享給更多人吧



热门头条

1. 2019区选开票中：泛民主派已得逾380席，建制派溃败，多个主要人物连任失败
2. 理大冲突：被围两日，逾百名学生被带领离场，校园仍有示威者未撤走
3. 谁发明了新疆再教育营？《纽约时报》获400页文件揭其政治动员过程
4. 【数据透视】稳胜或险胜？建制民主阵营区选数据这样说
5. 专访陈方安生：我们与中央似乎没有一个好好的沟通渠道
6. 读者来函：作为内地生，留守中大是怎样的体验？
7. 那些负债累累的地方政府：钱是怎么借的、又该如何还？
8. 金马、金鸡隔岸赛果：平行时空各自安好，华语电影的未来将要如此吗？
9. 中大事件后返台学生：“每天出门前，习惯先看台北捷运有没有停驶”
10. 内地眼中的香港局势：被刻意制造的“仇恨”舆论

编辑推荐

1. 缅甸有媳妇（下）：河南相亲团的缅北“爱情”之旅
2. 缅甸有媳妇（上）：缅甸姑娘的“孤身”中国婚礼
3. 季文仪：从罗永浩那里，我们还能期待什么？
4. 逾越与隔限：反修例运动中的女性力量及性别策略
5. 王宏恩：台湾不分区立委名单，民进党、小党、郭柯的选择
6. 钟剑华：逆转的香港区选后，各方的政治责任
7. 那些负债累累的地方政府：钱是怎么借的、又该如何还？
8. 这一切得来不易：金马五十六的历史价值

9. 金马、金鸡隔岸赛果：平行时空各自安好，华语电影的未来将要如此吗？

10. 【数据透视】稳胜或险胜？建制民主阵营区选数据这样说

延伸阅读

黄仁逵：这一路上

前方一百几十万人后头也一百几十万人，这许多的腿在烫脚的大马路上走走停停，好久才往前走一个路口。

游静：这场电影，香港毁了，香港就成为永恒

香港，是先被国家分裂出来，再被贴上煽动分离的标签的。若早已被逐出家门，又怎能说是离家出走呢？“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原来是一句勇武抗争者的口号。

董启章：8月5日之后，我们谈“民心”

政客可以玩弄民意，但不能玩弄民心。现在的民心所向，就是对自由和民主的欲求。

韩丽珠：看见他者

如果我们早已失去了感同身受的余裕，以至陷入了无休止的分裂，只有重新建立连结才可以活下去。

潘国灵：逆权或风暴，我以眼目所见

在黄蓝光谱之外，其中人性之幽微，恐怕也不可全收衲于社会性的“公义论述”之内。如果抗争者必然也是“异见者”，那异见不仅是相对于敌方。